

太平天国不太平

史式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太平天国不太平 / 史式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4. 4
(“史式谈史”丛书之四)

I S B N 7—5366—6573—3

I. 太... II. 史... III. ①太平天国革命—研究
②农民起义—研究—中国—古代 IV. K25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0672号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费晓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7.875

字数135千 插页4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 S B N 7—5366—6573—3 / K·348

定价: 15.00元

目 录

农民起义与天下太平（1）

农民渴望天下太平——起义领袖的皇帝思想——幼虫政体与成虫政体——农民起义不能为万世开太平

从陈胜的故事看农民起义（15）

农民起义的样板——燕雀安知鸿鹄志——陈胜起义的过程——农民起义形形色色

黄巾起义与变天思想（30）

农民起义更上一层楼——黄巾起义的经过——黄巾起义与道教

王始是个皇帝迷（41）

对做皇帝如此痴迷——皇帝迷是民族的大悲剧——皇帝思想阴魂不散

对黄巢起义的再思考（54）

对于“黄巢起义”的质疑——黄巢一系列的投降活动——论黄巢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黄巢为什么逃出长安——“杀人问题”的争论——千秋诗史《秦妇吟》

《水浒传》与农民起义（79）

宋江起义究竟有无其事——《水浒传》绝对是文学作品——《水浒传》与农民起义密切相关——农民起义的起因：逼上梁山——农民起义的口号：替天行道——农民起义的“民主”与“平等”——为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水浒传》是一部反贪污反腐败的书——由《水浒传》所形成的水浒模式

李自成与张献忠（127）

两败俱伤是民族的大悲剧——农民军为何不能进城——李岩一席话可以安天下——凡是中国人人都该翻一下的书

太平天国历史何以扑朔迷离（141）

两次美化太平天国的高潮——洗尽铅华恢复本来面目——有一批不可靠的史书——天父天兄下凡的真相——女英雄全都子虚乌有——对石达开的评价为何变化无常——李秀成不是叛徒

太平天国有四大平等吗（175）

太平天国能够共有共治共享吗？——四大平等从何而来？——政治平等的真相——经济平等的真相——民族平等的真相——男女平等的真相

天京内讧的真相（208）

内讧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封建王朝的常规模式——太平天国的畸形模式——天京内讧的经过——“逼封万岁”是政治谣言——内讧的发动者自取灭亡——内讧的惨痛教训

太平天国不太平（233）

“两票”政策贻害无穷——以教代政，难保安定——从进退两难到进退维谷

农民起义与天下太平

农民起义与天下太平

中国历史这一部大书里，有关农民起义的历史占了很大的篇幅。上起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下迄太平天国，在这两千年中，出现过大大小小好几百次农民起义。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农民起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都是首屈一指的。

农民起义军虽是以暴力为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们不是盗贼，不是临时激发的暴动，不是有局限性的兵变或民变，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而是一支具有一定规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与鲜明的政治旗号的队伍。例如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其基本队伍是由闾左贫民被强征去戍守渔阳的戍卒 9 0 0 人，其奋斗目标是“伐无道、诛暴秦”，所打的旗号是大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1 8 5 1 年的金田起义，其基本队伍是上帝教教徒一万余人，其奋斗目标是“奉天诛妖（推翻清王朝）、救世安民”，所打的旗号是“太平天国”（根据上帝教教义在人间建立的永享太平的天国）。一般小规模“打抱不平”、“打富济贫”都不能称为起义。如果一些小打小闹都可以称为“起义”的话，我们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不是几百次，而是数不清的几千次几万次了。

中国的历史悠久，即使不谈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只谈国家的历史，从夏王朝算起，至今已有 4 0 0 0 多年了。为什么我们把陈胜称为农民起义的老祖宗，为什么农民起义只从 2 2 0 0 年前的秦代才开始出现？笔者认为：农民起义是由反对暴政所引起的，而真正的暴政，只有在君主专制时代才会出现，这就是最早的农民起义为什么出现在秦代的原因。

从陈胜起义开始的中国两千年中几百次农民起义，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从陈胜起义到西汉末年的赤眉军起义，都是为反抗暴政而举兵。陈胜反抗的是秦的暴政，赤眉军反抗的是新莽的暴政。但是他们都不敢自己登上皇帝宝座，陈胜打的是复楚的旗号，赤眉军打的是一个 1 5 岁的牧童刘盆子（汉王朝的宗室）的旗号。到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张角等人就敢于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政治口号，要想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自己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开始利用宗教（太平道），进行起义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到了唐宋以后，农民起义再上一层楼，从以往单纯的政治诉求更进一步提出了经济诉求。从“天补平均大将军”这样的称号已经可以见到经济诉求的端倪。北宋王小波起义时所提出的口号“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很明显地从反对政治上的不平等发展到反对经济上的不平等。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一语，已经代表农民提出了分田分地的要求。

几百次农民起义当然有他们的共性，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起义又各有其鲜明的个性，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本书中，笔者就准备对历代农民起义中一些疑问与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自己的意见，以供读者参考。

农民渴望天下太平

对于农民起义，我们绝不要产生误解，不要把“起义”、“造反”、“天下大乱”这些不同的概念混在一起，搅成一团，以致对许多历史事件的看法是非不清，对许多历史人物的看法功罪不明。其实，真正理清头绪并不是一件难事。古往今来，所有的志士仁人，所有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农民以及一切自食其力的老百姓，全都希望社会有正常的秩序，也就是希望天下太平。只有那些野心家、投机者、贪官、奸商、流氓、盗匪、豪强、恶霸才希望政治黑暗，社会无序，造成天下大乱，才好浑水摸鱼。我们过去对农民起义常常发生误解，就是因为农民起义一旦爆发，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其中大部分虽然是纯朴的农民，但也不免会混进一些流氓、盗匪。在起义事业顺利进行的时候，他们就会投机、篡夺领导权；在起义事业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就会叛变、分裂，到处扰民。他们使起义军的声誉遭受极大的损害，成了一颗老鼠屎带坏一锅粥。

农民渴望天下太平，一切善良的人们也都希望天下太平。什么叫做天下太平？《汉书·食货志》中说：“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这是说的五谷丰登。《白虎通·礼乐》中说：“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后汉书·谢夷吾传》中说：“臣闻尧登稷契，政隆太平。”这是指的治平之象，也就是政治修明。总而言之，农民们心目中的天下太平，至少包括三项内容：

一曰干戈不起，社会安定。

二曰政治修明，公平正直。

三曰五谷丰登，不愁衣食。

这三项都能做到，农民们自然安居乐业。

农民们最害怕的是干戈扰攘，兵荒马乱。中国自从进入了君主专制时代，为争皇帝宝座，常常打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一旦改朝换代，总要打上几年甚至几十年。即使不改朝、不换代，一姓之内的父子、兄弟、叔侄之间，也会打得难解难分，例如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明代的朱棣以叔叔去抢侄子的帝位，也要大战3年，让千千万万的无辜军民肝脑涂地，到处都是“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饱尝刀兵之苦的农民们渴望太平，竟至发出“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沉痛呼声。

即使干戈不起，并无战乱，但在政治黑暗、豪强横行的时代也不能算是太平。《水浒传》中被

逼上梁山的人物中间，有很多人本来不愁衣食，只是因为政治腐败、遭受迫害，才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石碣三阮空有一身本事，因为社会不公，找不到出路，最后上了梁山。

天灾固然是造成农民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促成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始终是政治黑暗，贪官污吏的狂征暴敛，地方豪强的盘剥欺压。《水浒传》中白胜所唱的那一首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说明过分的贫富不均常常会引爆农民起义。

农民渴望天下太平，安居乐业，已为大家所深知。所以两千年来，不少农民起义的领袖在鼓动农民起来反抗暴政时，都以“太平”二字为号召。例如黄巾起义时所崇奉的宗教称为“太平道”，他们的经书名为《太平青领书》。东晋末年的王始自称“太平皇帝”。元末农民起义军的口号是“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到了太平天国，竟直接以“太平”作为国号。

农民起义不同于一般的流民起事。因为“起事”是中性词，“起”了以后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起义”是褒义词，是一种正义的行为。因为其中有个“义”字，必须是仗义起兵，才能叫做“起义”。农民起义中的“义”之所在，是指这种行动能够促成农民们去实现“天下太平”的愿望。所以农民们才会踊跃参加，为之艰苦奋斗，为之慷慨牺牲。

可惜，实现天下太平这个目标是太远了，愿望是太高了，困难是太大了。这个目标不仅为农民们所追求，也为3000年来一切志士仁人所追求。北宋的张载说得好，正直的知识分子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且以此为已任。他们所追求的，不只是一时的太平（出现一个短暂的太平盛世），而是万世太平，也就是建立一种思想，形成一种观念，创造一个环境，实行一种制度，来保证大家永享太平。西方极乐世界只是佛教徒的幻想，世外桃源只是诗人的梦想，这些都只能给人以精神上的安慰，但是天下太平是志士仁人的理想，只要我们一代代不断地为之奋斗，是可以实现得了的。《礼记》“礼运大同”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我们要走天下太平的大道，必须要遵从“天下为公”的原则。但是从秦代以来实行的皇帝制度，却是不折不扣的“天下为私”，公开承认万里江山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亿万臣民都是皇帝一人的奴仆。皇帝不是选出来的，江山都是打下来的。要想真正实现天下太平，就得抛弃皇帝制度。这种认识，从汉代起，已在萌芽；到了明末，趋于成熟。例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直斥皇帝为“天下大害”；唐甄在《潜书》中更具体地指明：“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有些皇帝在登上宝座的时候，就向臣民许愿，说是要建立起一个太平盛世，也为此作了不少努力。但是由于皇帝制度的先天缺陷，盛世不久又变成了乱世。有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在战场上把封建王朝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也会豪情满怀地说：“你们（指封建王朝的皇帝）不行，让我们（农民起义的领袖）来！看我们杀尽不平方太平！”

封建王朝做不到的事，农民起义还是做不到。许多农民起义的领袖都有想当皇帝的思想，他们号召农民弟兄起义推翻旧皇帝，自己却乘势登上宝座做了新皇帝。农民弟兄奋斗、牺牲，只当了新皇帝的垫脚石，做了领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一句话说穿了，是上当受骗，自己希望天下太平的愿望还是不能实现。

起义领袖的皇帝思想

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并不隐讳自己想当皇帝的念头，只不过说是要当个好皇帝，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而已。谁也没有说过要建立一个农民王国。所谓“农民王国”，只不过是今人一厢情愿的设想。陈胜只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潜台词是“你能当我也能当”。刘邦露骨地说：“大丈夫当如是！”表达了他很想做皇帝的渴望。项羽更是迫不及待地说：“彼可取而代之！”要想立刻付诸行动。

在对农民起义问题的讨论中，曾经有人写文章指责朱元璋做了皇帝是对农民的背叛。这样的指责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你可以指责他的许多暴政，但是对他做皇帝一事加以指责是多余的。即使他不做这个皇帝，照样有人来争、来做。不要说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都有皇帝思想，想当皇帝，就连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志士也难免有皇帝思想。孙中山先生在《民权主义》第一讲中说：

当我提倡革命之初，其来赞成者，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种皇帝思想的。我们宣传革命主义，不但是要推翻满清，并且要建设共和，所以十人中之六七人都逐渐化除其皇帝思想了。但是其中还有一二人，就是到了民国十三年，那种做皇帝的旧思想还没有化除，所以跟我革命的人也有自相残杀，即此故也。我们革命党于宣传之始，便揭出了民权主义来建设共和国家，就是想免了争皇帝之战争。

既然如此，我们希望古代农民起义的领袖能够化除皇帝思想，那是脱离实际，根本办不到的。

幼虫政体与成虫政体

在历史上，农民起义有时候也能打胜仗，也能推翻一个旧王朝。在这时候，他们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农民政权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农民政权没有？古今中外究竟有没有农民政权？这一些问题过去讨论得不少，最后好像并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根据《水浒传》中的描写，梁山泊里的弟兄们在聚义厅中议事，可以七嘴八舌发表意见，不像封建王朝的金銮殿上，只由皇帝一人说了算数，金口玉言，一锤定音，臣下几乎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水浒传》是小说，不足为据，但是在历代农民起义的队伍中，“集体议事”的现象并不少见。太平天国在广西永安州时就是这样，有关的史料上记载得很清楚。当时的军国大事都是由洪秀全与杨、萧、冯、韦、石五王共同议定，而不是由洪秀全一人做主。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一书中说：

太平天国体制实为天王与五王（杨萧冯韦石）“共有共治共享”性质，五王诚如俗言为“一字并肩王”。缘洪氏与五人在运动革命时结为兄弟，情同骨肉，大概矢誓将来打得江山是彼此“共有共治共享”的。

简氏并加评论：“其‘共有共治共享’制度之斑斑，实开创亘古未有之怪异政体。”

简氏把源出西方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原则和太平天国拉在一起，有些不伦不类，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暂置不论。值得探讨的，是他认为太平天国这种“亘古未有之怪异政体”是否就是所谓“农民政权”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天地间本无所谓农民政权，太平天国仍然是封建政权。简氏称之为“怪异政体”的，其实并不“怪异”。起义领袖结为兄弟，共打江山，遇事共同商量，不由一人独断的情况，古已有之。太平天国诸王在永安州集体议事，从表面上看，颇有一点“集体领导”的“民主”意味，但是这种“民主”并没有制度来保证。大家商量好了，意见一致，当然是美事；一旦商量不好，仍然是一个人说了算数。这个人可能是洪秀全，更可能是手握实权的杨秀清，再不然，爆发一场大火并也是可能的。一点点“民主”气息也就烟消云散，不复存在。这种“民主”与近代民主主义显然不同之处是：与会诸人一无表决权，二无否决权，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发表意见“以供参考”，对决定问题作用有限。这种“咨询”性质的议事，仍然是封建主义货色。

为何有这种“怪异政体”出现？笔者认为：这是由于起义之初，力量太小，如不广开言路，和衷共济，起义就会失败。在大敌当前，形势危如累卵之时，容许大家发表意见，既可择善而从，有利决策；也能获得“接受意见”的美名，有利收揽人心，有何不可。一旦江山坐稳，必然制定朝仪，表示大皇帝的尊严，不容议论纷纷。这时对于大家环坐议事的“怪异政体”，也就丢得干干净净了。

封建政权有如一只昆虫，从出生到成长要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一人独断的专制政体是成虫，集体议事的“怪异政体”是幼虫。无论是成虫还是幼虫，在本质上都是封建政权。简氏认为“怪异”的就是诸王议事的“幼虫”政体。蝴蝶都是毛虫变成的，并不是每一只毛虫都会变成蝴蝶。如果毛

虫被人踹死，当然就变不成蝴蝶。有人看到某些“幼虫政体”还有一些“民主”气息，而成虫政体则都专断独裁，常常感慨系之，谴责起义领袖蜕化变质，复辟倒退。其实这一切都是历史规律，是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我们感慨一番是多余的，义正词严地对起义领袖加以谴责更是没有必要。

太平天国之所以被人误认为“农民政权”，只不过是其前期（即“幼虫政体”时期）存在一种“诸王议事”的现象，这和封建王朝一人听政的现象大不相同，所以产生误解而已。笔者认为：同样的土壤，同样的气候，同样的小农经济，同样的社会结构，就只能建立同样性质的政权——封建政权。一条生产线只能生产一种产品，母鸡也生不出鸭蛋来。

农民起义不能为万世开太平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受到皇帝制度的制约，最多不过出现一个短时期的“治世”，不可能“为万世开太平”。农民起义有能力推翻一个封建王朝，但是他们始终冲不破皇帝制度的障碍，也还是不能“为万世开太平”。因此，中国历代的国家兴衰、王朝更替，大致形成了这样一条历史规律：在前一代王朝覆灭之后，经过多年混战，人口减少，土地荒芜。新王朝招抚流亡，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开国之君多能励精图治，勤于国事，这样就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太平盛世。由于皇帝制度的天生缺陷，国君只能世袭，久后必然出现昏君、暴君。统治机构逐渐腐化，人口增长，土地不足，求生困难，矛盾激化。一遇天灾，就民不聊生，由灾荒引起战乱。大乱之后，人口锐减，十室九空，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王朝，再从头收拾旧山河。这就是几百年出现一次的大循环。中华大地上生产方式不变，分配制度依然，历史的脚步也就难以走出“循环无端”的怪圈。

有人提问：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也有人提问：中国农民起义的次数为什么那么多？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说，都得不到圆满的答案。但是放在一起考虑，答案自然就显现出来了。原来它们互为因果：正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所以农民起义的次数就多；也正因为农民起义的次数很多，所以让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也就很长。换句话说：农民起义不仅不能推动历史快速发展，而且往往会造成一种循环，即旧的皇朝倒塌了，新的皇朝又建立起来，有时甚至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当然，这是历史的悲剧，是由全社会多种因素所造成，绝不能说是农民起义有何过错。但这至少可以说明，把农民起义看作惟一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说法绝对难以成立。

我们根据客观效果来评价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是为了说明他们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以告诫今人或者后人，不要再蹈前车之覆辙。对于农民起义，我们必须指出他们跨越不了皇帝制度这一道障碍，因此也就不可能为万世开太平；但是他们能在暴政肆虐之时，奋起反抗，解民倒悬之苦，其精神十分可贵，应该赢得后人的同

情与尊敬。农民起义诚然不能为万世开太平，但是为万世开太平又谈何容易！历代圣君贤相都没有办到的事，岂能只对过去的农民起义求全责备！遥想当年千百万老百姓辗转呻吟于暴政之下，农民起义的领袖振臂一呼，八方响应，起义的队伍波澜壮阔，起义的英雄虎虎生风，起义的口号响彻云霄，起义的声势春雷滚滚！至今思之，仍然令人神往！有诗赞曰：

揭竿斩木起义兵，
替天行道救生民；
贪官污吏都杀尽，
除尽不平方太平！

从陈胜的故事看农民起义

中国，凡是说到农民起义，通常总是从陈胜发动的大泽乡起义说起，一直说到清末的太平天国。在这2000年中，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一共有好几百次。不管以后农民起义的次数有多少，不管以后农民起义的领袖有多少，陈胜这个农民起义的老祖宗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而且陈胜起义的故事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因为长期以来，中小学的课本上都节选了《史记》中有关陈胜起义的文章。

陈胜这个地位是如何取得的？这得感谢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对他作了公允的评价。请看《史记·太史公自序》：

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按照中国过去史书的体例，像陈胜这样的小人物，一般是很难被写进史书里的。但是司马迁不是势利眼，不依成败论英雄，只看此人一生中的所作所为在历史上是否起了重大作用，来决定是否为之立传。陈胜带头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不过两年工夫，就推翻了暴秦，把全国的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他自己虽已先死，来不及见到秦王朝的覆亡，但他首义的贡献，将千秋万世，永垂不朽。因此，司马迁为他写了《陈涉世家》，在《史记》的130篇中，列为第18

篇，邻近《孔子世家》（《孔子世家》是第17篇）。

农民起义的样板

在中国历史上，陈胜其人带了两个头。一是带了反秦起义的头。当时对秦王朝暴政切齿痛恨的人千千万万，为什么别人没有站出来，他能先站出来，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反秦事业的迅速成功，说明暴政十分脆弱，并不强大，说明“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个宝贵的经验永远使暴君、野心家胆战心惊，永远鼓舞着一时处于弱势的老百姓奋勇前进！

二是带了农民起义的头。陈胜这个名字，对后代许多苦难深重的农民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他们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与其呼唤苍天，不如呼唤陈胜。呼唤苍天，苍天保佑不了他；呼唤陈胜，就会有当代的陈胜起来带领他们奋起反抗，找到一线生机。

陈胜是个什么人？在《陈涉世家》一文中说得比较清楚：“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蹶足行伍之间，俯仰阡陌之中。”这就是说，他是个农民，而且是个贫苦的农民，当过别人家里的长工。所谓“瓮牖绳枢”就是以破瓮作窗户，用草绳系门枢，可以说是穷到家了。他既无任何突出的才能，又没有钱。在被征远戍渔阳之时，只能“蹶足行伍之间”（是士兵不是军官），平时则“俯仰阡陌之中”（活动的地方只在田地里）。他在起义时公开宣布其宗旨是“伐无道，诛暴秦”，要“除秦苛政”。正因为这个响当当的口号深得民心，所以“天下响应”。“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这个“皆”字说得好，让我们立刻就能想像到中原大地的老百姓纷纷起来杀秦官以响应陈胜的轰轰烈烈的场面。

陈胜起义虽然规模不大（开始时只有900人），时间也不长（从起义到被杀只有几个月），但是他们的影响很大（天下响应），所起的作用也不小（卒亡秦族），不愧为反抗暴政的带头人，农民起义的老祖宗。

燕雀安知鸿鹄志

在农民起义的队伍里，虽然也有不少“聚众议事”之时，但是更多的情况是领袖一人拍板定案。因此，领袖人物的出身、经历、学识、才干、品格、志向等等对于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兴衰成败，关系极为密切。司马迁不愧是传记文章的高手，在《陈涉世家》中，他只用50多个字就高度概括了陈胜其人的出身、经历、性格、追求与思想境界，使读者在读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50多

个字是：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由于古今语言有一定的距离，对于这一段话，有必要译为现代语言，并且略加补充，才能使人深切地体会出作者的原意。笔者试译的文字如下：

陈胜年轻时，曾经做过别人家的长工。有一天，他在田间劳动歇气的时候，怀着一种惆怅恼恨的心情向伙伴们说：“我们这些穷弟兄，要是有一天谁富贵了，可别把伙计们忘了！”有个长工就笑着说：“你在这里帮人家当长工，哪里来的富贵？真是异想天开！”陈胜不禁长叹一声，带着一副不屑反驳的神情自言自语地说：“唉！真是燕雀不知鸿鹄志啊！”

笔者回想幼时在课本上读到《陈涉起义》一文后，不加思考，很快地就受到了陈胜的感染，认为“鸿鹄”是英雄，对之不胜向往；“燕雀”是庸人，对之嗤之以鼻。总之是“人云亦云”，没有认真反问一句：“我们崇拜‘鸿鹄’、轻视‘燕雀’，究竟有没有充足的理由？”

很显然，鸿鹄是比喻那些胸怀大志的有志之士，燕雀则比喻许多胸无大志的小老百姓。陈胜在发出浩叹之时，已经把自己放进“鸿鹄”之列，直指他的一般穷弟兄为“燕雀”。对于这些“燕雀”，他既有怜悯之心，又有轻视之意。

我们不妨探讨一下，所谓“鸿鹄之志”究竟有些什么内容。如果一个人立志要当水利工程师，像传说中的大禹那样，为老百姓消除水患，四处奔走，三过家门而不入；或者立志要当名医，仁心仁术，妙手回春，济世活人，这样的大志自然值得佩服，值得肯定。可惜陈胜之志并非如此，而是“苟富贵，无相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就是说，他所追求的是“富贵”。人，固然应当有志向，有追求，但是志向、追求也有不同的档次。一个人立志救国救民当然远远高于立志升官发财。“苟富贵，无相忘”的人比那些“既富贵，即相忘”的人是要略胜一筹，但又绝对比不上“涸辙之鲋，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那样高的思想境界。可以说，陈胜的志向、追求，档次是不高的。

作为一位史学家，司马迁对陈胜的记载是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正确对待；秉笔直书，无所掩盖。他既充分肯定陈胜首举抗秦大旗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为之破格破例，写出《陈涉世家》，使之名垂千古。但对陈胜的短处，也都如实记载，丝毫不加回护。农民起义的领袖最后为什么以失

败者居多，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迅速走向腐化，脱离群众；二是常常作威作福，一意孤行。《陈涉世家》中有一段记载，同时说到这两个方面：

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专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

对于陈胜的迅速腐化，文中并未多说，只从“客”（其故人尝与佣耕者）的口说出：“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当时陈胜的住地，似乎已经是“王宫深深深几许”！“客”所看到的，大概都是平生未见之物，所以惊叹道：“哎哟！陈涉当了王爷真是了不起！”当时陈胜起义才不过几个月，只占了一座郡城——陈郡，帝王事业，八字未见一撇，已经奢侈如此，如果他当了大皇帝，将如何大兴土木，也就可想而知。

正因为他暴发之后，独居深宫，也就严重脱离群众，过去的穷弟兄想来看他，连门都进不了，几乎被“缚之”。后来虽然受到接待，因为不慎说出了他的“故情”，竟然被他“斩之”。这不太忘本了吗！“故情”不就是他“佣耕”时的那些事么，有什么说不得的。既然有人被斩，于是“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被人敬爱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一下子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那个被“斩”的“客”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昔日劝大家“苟富贵，无相忘”的陈胜，现在竟然变成了“既富贵，即变脸”的随便杀人的暴君。亏得还是“故人”，仅仅说了“故情”，就会被无情地“斩之”；陈胜如果真的登上帝位，要他不对老百姓作威作福，能办得到吗？

陈胜起义的过程

农民起义，现在说起来是响当当的；但是在当时，是造反、是谋叛，是各种罪行中的最大的罪行，可以夷三族、诛九族，亲属皆受牵连，自己粉身碎骨。你要想劝人造反是很困难的，除非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要想揭竿而起，首先是要选择最好的时机。人都趋利避害，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冒险。有时候，环境逼人，已经到了非反抗不可的时候了，还得有人鼓励。如果没有人鼓励，说不定有很多人就会坐以待毙。

陈胜是如何鼓励 900 人起来造反的呢？《陈涉世家》中说：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想逃跑），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是一种策略）。尉果笞广（中计了）。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误了行期），失期当斩（已无退路，起了“逼”的作用）。藉弟令毋斩（就算是不杀你的头），而戍死者固十六七（去守边者总要死掉十之六七，也就是生还者很少）。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

事情已是明摆着的，误了行期，就是死罪；退一步说，即使不杀，去守边者也很难生还。秦吏执法，从来从重不从轻，这也为大家所深知，因此，大家已是死多活少。如果奋起反抗，还有一线生机，说不定还可以打开一个新局面，当上王侯将相。这么一比较，才能促使大家下决心。

光说道理还不行，还得装神弄鬼，才能鼓舞士气。《陈涉世家》中说：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已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

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在神权时代影响尚在的情况下，用“鱼腹帛书”、“篝火狐鸣”来帮助士卒们坚定信心，能起的作用还是不小的。

既然要起义，就得公开宣传，号召天下响应。用谁的名义来号召呢？陈胜、吴广在当时都是无名小卒，有谁知道！借有名的人物来号召，是从古到今一切政治家（也包括野心家）所惯用的策略。辛亥革命时期的武昌起义，因为找不到适当的人物来号召，不是还强迫清方将领黎元洪在布告上署名么！《陈涉世家》中说：

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逃跑）。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倡），宜多应者。”

陈胜确实算是个聪明人，对于这一套策略是无师自通。这同时也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用他的

名字来号召抗秦理不足气不壮。扶苏是秦王朝的合法继承人，项燕是楚国的名将。用扶苏的名义来反对秦二世，用楚国的名义来反对秦国，全都理直气壮（楚国民谣早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因此，义旗一举，天下响应；附近郡县，闻风而从。

陈胜、吴广当时所考虑的，只不过是能把这场大火点燃。至于这场燎原大火燃起之后会烧到什么时候，烧到什么地方，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那就不是他们所能预想得到，也不是他们所能控制得住的了。一般说来，出头的椽子先烂，旧王朝的主力军总是先扑向首举义旗的队伍，他们死于秦军反扑的可能性最大。即使顶住了这一场恶战，在长期的群雄逐鹿之中也有被别人吃掉的可能。总之是粉身碎骨的可能性很大很大，能当上帝王将相的可能性很小很小，争天下、打江山本来就是风险最大的一种行业。不到迫不得已，谁也不会轻易走上这么一条路。

农民起义形形色色

农民起义既要有一些基本条件，也要有一套操作方法。那种毫无准备冒冒失失就起来反抗的“民变”，是很容易就被扑灭的。历代几百次农民起义，虽然基本情况大致相同，但是表现形式还是形形色色。

有些起义是临时激发而起，如陈胜起义的“遇雨失期”；有些起义是经过多年酝酿才形成的，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

有些起义并不利用什么宗教、邪教，如陈胜起义。有些起义则借助于一种宗教，如黄巾起义之利用太平道，北宋方腊起义之利用摩尼教，太平天国之利用上帝教等等。大致是：临时激发的起义多与宗教无关，经过多年酝酿才形成的起义多与宗教有关。

各次农民起义的宗旨也不一致。有的只有政治诉求，如陈胜起义只是反对秦的暴政，隋末一些农民起义只是反对隋的暴政。有的还有经济诉求，如北宋王小波起义就公开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太平天国还有分田的承诺。在元、清两代，农民起义军都公开提出反对“异族”统治的口号，如元末农民起义军曾经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清代一些农民起义也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太平天国则在檄文中说，他们的起义是为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

有的农民起义只是为了恢复前朝，如元末农民起义曾经用过宋的国号，清代一些农民起义供奉“明小主朱洪竹”的画像，或奉“朱三太子”为首。有的农民起义则宣布要自创新朝。

上起陈胜起义，下迄太平天国，虽然都叫做农民起义，但是2000年来，农民起义还是在不断地进步。从900人在大泽乡起义，到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时的百万之众，其规模的差距是显而

易见的。不管农民起义能不能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但是农民起义的次数多了，他们在起义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总会被后人所借鉴。不论在人数上、规模上，还是在策略上，后一次的起义总会比前一次的起义有所提高，有所前进。

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千差万别，虽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上海作战时其卫队1000人均配新式快枪，和大泽乡起义时900人的揭竿斩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农民起义队伍的一些根本弱点2000年来依然如故，并无较大的改变。例如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勇于开国而疏于治国；重军事而轻经济，不重视知识与知识分子，常因人事的变动而引起内讧，重人治轻法治等等。这些弱点都带有先天性，不是轻易可以克服得了的。

当天下千千万万老百姓困于秦的暴政辗转呻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时候，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天下响应。那不可一世、威震六合的秦王朝不久就轰然倒塌，土崩瓦解。如此惊天动地的历史画面，至今思之，仍然振奋人心。我们看了秦兵马俑的方阵，觉得那些带甲武士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颇有“无敌于天下”的气派。结果他们竟然败于大泽乡那一批手无寸铁（只有竹竿木棒）的氓隶人之手；从大泽乡燃起的熊熊大火，终于烧到了咸阳，使那里的金城汤池、巍峨殿宇，一起化为灰烬。这样震撼人心的历史，怎能不引起深思！

大泽乡这个当年燃起抗秦烈火的“圣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它位于安徽宿州东南30公里，是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子，附近一片平原，毫无钟灵毓秀的“山川形胜”，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片土地。平凡的黄土地，平凡的老百姓，居然创造了惊人的奇迹。这里有一座大泽乡起义的纪念碑，上面有陈胜、吴广两人的浮雕。陈胜双手高举木棒，向前注视；吴广则右手挺剑向前刺去，左手高扬，示意后面的人群跟上来，两像栩栩如生。当时秦王朝尽收天下兵器，铸成12金人，吴广手里的剑是哪儿来的？原来是“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是从敌人那里夺过来的。附近有个“涉故台”，据说是陈胜当年点兵之处，是个土台子，高2米余，广约五六百平方米。在“涉故台”不远之处，还有一座纪念馆，是个大院子，简陋得很，只是围墙上有墙垛，能够略显一点战斗气氛而已。这里如果只叫“大泽乡起义纪念馆”，自是名副其实。可是却取了一个很雅的名字——鸿鹄苑，这就不免引起了疑问：住在这个“苑”里的究竟只是“鸿鹄”（英雄人物）呢，还是把“燕雀”（小老百姓）也包括在内？如果既有鸿鹄，又有燕雀，那就应该叫做“群鸟苑”。因为陈胜早就说明自己是鸿鹄，讥笑他的穷弟兄为燕雀（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如果此苑只住鸿鹄，那就不能包括那些穷弟兄（燕雀）；但是纪念馆既建在大泽乡，这个“苑”就不能抛开那900人，只住陈胜、吴广两人。想来想去，左右为难，笔者认为：如果不想陷入无谓的争论，逻辑的混乱，使自己处于很尴尬的地位，还是以取消了这个雅名为宜。总之，大泽乡还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在夕阳西下一片金色的光辉之中，笔者遥望纪念碑上栩栩如生的陈、吴两人的

雕像，不禁感慨系之，有诗赞曰：

子孙万世梦一场，
暴秦不免二世亡；
熊熊烈火何处起？
千秋共仰大泽乡！

黄巾起义与变天思想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时候所提出来的政治口号。用不着做任何解释，从这个口号上就可以看出，黄巾起义的领袖们已经有了一种变天思想，就是想把“苍天”变成“黄天”。

在原始社会，大家都敬天法祖。大自然的风云变幻，非人类所能预知；但是这些风云变幻，又能在片刻之间给人类带来祸福。大家仰望苍天，怀着一种敬畏的心理，这是“敬天”。人类的生活经验，全是从老祖宗那里学来的，祖训对古人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是“法祖”。古人只要敬天法祖就行了，他们和皇帝（统治者）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利害关系，即所谓“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于我何有哉！”

汉武帝时董仲舒倡“天人合一”之说，以天为本，以人为贵，而天道实与人事相应如一体。他又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但是“天道高远，人不能测”，所以需要天子（皇帝）成为天人之间的媒介，代天行事。所以“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即天下的臣民）受命于天子”。这种说法，对统治者极为有利，所以汉武帝全盘接受，加以肯定，加以弘扬，加以贯彻。从此，天（也称苍天、皇天）通过天子（皇帝）把自己的意旨（天意）一一传达到民间（天下臣民、广大的老百姓）中去，老百姓与天的关系也就逐渐密切起来了。

作为有意志的天，本来应该是大公无私的，是爱护老百姓的（天生万物以养人），为什么会出现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天灾人祸连绵不断的现象？老百姓的日子为什么越来越不好过了？这是不是天子传达天意时走了样？这是不是天子“一手遮天”，说了假话？老百姓在一再受骗上当之后，对天子（皇帝）不相信了，于是揭竿斩木，起来造反了。皇帝在镇压造反者的时候，还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受天之命”，来治理万民的。老百姓就不免发生怀疑，“天”为什么老是帮着皇帝说话，老是帮着有权有势的人说话。在受尽了苦难而喊天天不应的时候，有些人也就横下一条心，对老天